

七

經

樓

文

鈔

劉青天傳

孔門無兵法而有吏治有勇知方合將吏之術而一之仁者無敵之師也仁人之師生之而仁殺之而仁生殺俱仁賊化爲民故曰賊服者侯賊畏者仇不仇而侯勿侈兵謀吾於故總兵劉公而愈信之公諱清字天一號松齋貴州廣順人嘉慶中天下所稱劉青天也先是

睿皇帝卽位之三年

詔曰朕聞川省勦辦賊匪州縣中有劉清平日官聲甚好每率眾禦敵賊以伊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劉清如果始終

奮勇民情愛戴著勑保據實保奏無何賊首王三槐聽公  
諭降而總統以生擒入告

廷訊時三槐供言四川好官惟劉青天一人由是青天之  
名上徹

宸座薄海內外識與不識皆以青天呼公當是時川中賊  
四起分青黃藍白綠五號最强者孫士鳳徐天德擾川東  
冉文傳羅其清王三槐擾川北各萬餘人殺刦官吏獨相  
戒勿犯劉青天三槐之降也本受公約東卒以不死及公  
爲總統所賣而三槐臨刑仍稱公好官不以被給悔其深

服賊心至於如此然而公殺賊未嘗不力也嘉慶元年十一月敗徐天德於麻柳場二年三月敗冷天祿於楊柳坪四月敗王學禮於清溪場八月敗羅其清冉文儒於多福山逐之於硯盤壠來定寺諸處連敗之每戰必斬賊千百戰畢駐營卽單騎入賊壘曉以大義勸之降賊終以王三槐故懷疑貳畱公宿帳中供食導閱各巢迎送拜跪均如民禮此與漢張綱討廣陵賊張嬰單車直造嬰壘者三十年來得公而兩綱之事得自主故其功卽成公之事不得自主故其功不卽成公不以王三槐之故而廢勸賊之心賊

不以王三槐之故而萌害公之意戰血未乾訓語倏至出  
入虎穴坦若門庭見羅其清等則大哭賊亦大哭蓋不待  
賊而其心已爲公奪矣公嘗率子廷祿出探賊賊不知爲  
公噪而逐之公策馬過河陷泥淖中賊攢矛刺之已及中  
有識公者曰此劉青天也各棄矛泗水負公父子登岸餘  
馬爲整鞍轡而去故曰賊畏者仇賊服者候僕而不  
小兵謀然則川陘楚三省之亂卽以公一人定之有  
餘也五年夏公招降二萬數千人賊勢由此遂衰經略額  
勒登保等以次勦除公復破擒楊開第高見奇李彬辛文

楊布青齊國典萬成勝等且戰且撫願歸農者皆投麾下  
功竣晉爵至按察使

暨冕

御製詩以賜有蜀民何幸冕青天之句用王三槐供中語  
也十八年九月山東妖人朱成良反陷定陶曹縣勢張甚  
公爲山東鹽運使請於巡撫得兵五百率奴趙升朱壽苻  
貴閔榮王德等皆從蜀賊中拔出經百戰者也是時民從  
賊者多其未揭竿者公以紅旗子之上書盛世良民令曰  
勿動動則斬由是朱成良勢孤僅存四千餘人公敗之於

方山復定陶又敗之於張家廟扈家集復曹縣河南之賊  
奔曹縣者並殲之嗚呼公以五百人旬日間滅賊數千過  
皇甫嵩朱雋遠矣而其妙用則在於散賊黨且保全民命  
無算公之心猶是招撫蜀賊之心也仁也仁人之師生之  
而仁殺之而仁生殺俱仁賊化爲民此之謂也公在蜀大  
小近百戰所率皆鄉兵無異驅市人而戰之惟曹定之役  
乃用官兵當川督魁倫退屯鹽亭時公料王家嘴灘淺賊  
必由此偷渡請勿撤防守兵魁倫不可未幾果如公料魁  
倫轉劾公以自解宰廣元時關廂民畏賊爭入城公堅不

許曰入城一步卽棄城一步令止一子今率之宿關外與汝等共守民各感奮遂與公共擊賊羅思舉者東鄉人橫行川楚境有年公以計縛之奇其才釋爲鄉勇首思舉遂以軍功起家至提督每語人曰生平知己只吾青天師也復定陶日兵不敢入城公騎馬周視曰城有鳥此空城也入宿縣麻洞開城門五百人頗自危公曰無害賊黨眾而我兵單示之以壯賊必連夜遁是夜賊潛三十里內謀襲公究以不測虛實而遁公之膽識大率類此卽以將才論亦足與古名將爭雄千古而況又能爲循吏耶

本朝用漢官沿明制文武不互受職破格用者趙公良棟  
父子岳公鍾琪父子梁公鼐劉公世明楊公遇春皆以武  
轉文

睿皇帝知公深

特授爲總兵官以文轉武功名之盛蹠諸公而上之非  
睿皇帝不能如此用公非公不能如此愛

睿皇帝之知夫天生奇才必破常格以待之而後得盡其  
用才奇而格不破是天猶未欲盡其才也公之才奇

睿皇帝之知公奇自知縣以至布政使皆破格以從民望

凡投首之賊被脅之民堅壁清野之議熟河刑名之司無不

特旨命公卽南山餘賊成李植德一事且有劉清本應治罪姑念平日官聲暫從寬免之

旨孰非破格待之耶

御製詩曰空羣羨爾超流俗其

簡在豈偶然哉余嘗求公遺事以爲公仁人也其所以服賊者在政事不在兵謀必有州書縣譜昭其生平大事及考諸傳記聞諸故老殊多未具然亦足覩大概公初至蜀

攝大竹縣丞民有訟債者賒貸家獻金賂公求不直子錢  
家公計其數抵所負之半陽許之升堂出金斥賒貸家日  
汝賄官何如償債令更出其半以完母而令子錢家讓其  
子立予判結兩造各感泣南充故脂膏地公於法錢外一  
無所取故食常不給民爭以酒米爲壽公擇其尤貧者受  
酒一盃米一龠崇慶州俗悍睚眦輒殺人公導之以情教  
之以禮風蒸蒸變廣元天荒久公延名宿課士公餘自教  
之不數年甲乙科相續有入翰林者熟河舊無都統嘉慶  
十五年新設並設理刑司鉅細草創定自公手如謹園場

分稅界文武舉劾蒙漢交易皆歷久違行而刑名尤明憲  
蒙古男女亦皆呼青天山東鹽政疲公不受陋規清其積  
弊商人紓而課以中程登州海中有物嘗食營馬兵將每  
苦之公蒞任爲文禱海怪遂以滅曹州河隄屢廢于水公  
倡築之手植柳一株令曰汝等其視此柳民亦爭各植一  
柳一日種柳盈萬隄遂以固選童子四十人教以兵法日  
練之曰此兵成他日無足當者春秋行屬縣靡村不到爲

男女講

聖諭廣訓犒以銀牌紙筆環而聽者日千人他府民亦走

百餘里來聽講故事總兵餐錢出於虛糧公自甘淡食而以虛糧予兵去任日兵民送數百里不忍別餽食物者皆慰謝之一老婦奉雞卵一枚強納輿中曰吾寡婦也不可卻公下輿勞之乃受嗚呼此青天之名所由來也公長身矗立風度凝然御物無稜岸親疏皆以家人畜之政如春雨不回枯不已以故所蒞處施無不宜今夫天之生才無古今有治亂孫吳白韓足以亂亂而不足以治治龔黃卓魯足以治治而不足以亂亂治者循良爲一書亂亂者兵法爲一家雲蒸龍變文武分途孔門仲氏合而一之以

有勇知方爲都三代以後降才非殊至於公而後孔門之效乃始不誣公生時太夫人夢飛熊入帷故小字夢熊三歲失恃事繼母篤孝兩兄爲析產搆訟公泣而勸之讓以已產訟始息及公以乾隆四十一年登拔萃科不能入都兩兄感公義各賣所讓產爲治裝嗚呼此青天之名所由來也青天者仁仁者孝弟也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孫子亦曰孝以仁爲本未有不孝弟而能合循吏名將一以貫之者也民以爲侯賊不敢仇宜哉宜哉公以四庫館議敘得縣丞簽發四川署大竹縣丞補冕寧縣丞受知於總督

孫十毅升南充知縣調廣元東鄉署崇慶州嘉慶三年  
賞戴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四年經略勒保保奏

擢忠州直隸州知州加知府銜升建昌道以賊渡王家嘴  
降知縣六年經略額勒登保保奏開復建昌道七年升接  
察使自嘉慶三年以後皆在軍營未履任也十年大興

賜御製詩十一年丁繼母憂十三年服闋

授山西按察使升布政使以巡撫事逆

欽差大臣意大臣旋署巡撫公自効才不勝任請開布政  
使缺

睿皇帝斥其冒昧署巡撫亦以臨晉事劾公降爲員外郎

十五年補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充熱河都統衙門辦事司

員十七年升山東鹽運使十八年平曹定教匪

實布政使銜並玉牒荷包十九年

授雲南布政使仍畱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乞病

睿皇帝不許回籍病愈

陞見

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五年調曹州鎮總兵道光二年興巡

撫議裁兵事不合部如公議公遂乞休

命在籍支食全俸八年卒於家

上聞震悼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鑒舉人祭葬如例山東  
四川民爲公建祠無數十二年奉

旨入祀山東名宦祠貴州鄉賢祠二十四年熱河都統薩  
迎阿率司官鮑繼培姚近寶奉公主於夏典史舊祠祀之  
蒙漢人民大和會縣祠額四字曰如見青天

論曰公習苦出於天性所官無不裁陋規者大府不以爲  
然故有州縣有餘方面不足之考公於是不樂居方面也  
戰功見於章奏者多與人共遺命子孫勿爲行述碑志其

高致豈後世賢者所能及哉

楊道純傳

楊道純字聖功河南偃師縣人也四歲喪父母哀毀幾死鄰里感歎爲廢食十歲就塾日誦數千言塾師厭之不令讀道純棄去十五歲學織從破龕中得東坡博議一卷愛之置諸機且織且讀里人有爲按察司吏者接之同行習辦告數月遂精科此法顧諸吏所爲多舞知奇請它比其下中又僕邀不足數因復自謝不竟吏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開言路庶人皆得上書道純人京上策飭積弊策洋洋萬言指斥中外無所避

睿皇帝嘉之賞未入流銜交直隸總督委用道純于是得官矣道純感

上恩益思自效砥節首公劬勞鞅掌需次一載奮不顧身數諍大府過失或論便宜以相難極義佩佩不自知其若何官也補南樂縣典史知縣易文炳異視之有所平亭輒寄道純道純輸脣事文炳文炳恨得道純晚未幾張標之事起張標者河南劇盜橫行刦近畿道純聞之中夜起旁徨慨歎又聞郊寶逆賊踵川楚

詔下勦撫而軍興以來空言進勦戶部轉輸至萬萬大帥

擁兵避寇中外官無肯爲

皇上言者小臣圖報正在今日遂草開誠布公先撫後勦一疏厯詆諸臣無狀于總督上之總督劾其狂妄請革職治罪

睿皇帝不許布政司惡其慙故爲摧挫居眾叱誰何道純憤忮不肯屈則錄其胥吏簿責之幾以得間挫問累旬卒無可擿而南樂縣民聞典史且得罪老弱數百人環督轅狀其攻苦且至道純頌繫所問安否及聞其還狂歡聲震天擁之去南樂故與清豐接有馬頰河久涸雨則平地水

兩境民各爲曲防構訟數十年不決道純行縣商清豐糾眾相度導以醞渠法不費官錢而水患悉除溉兩縣田千餘頃道純身長八尺餘魁岸雅步默而津目瞬瞬若四射爲人亮直有膽視天下事無所不當爲爲知縣言民要害一夕免徭役費萬金民益德道純道純亦深知縣次骨典史舊有餐錢賦于民道純悉革去隨身衣食仰給于官其子來省父肩襍被行二千里三日卽遣歸子詭餅數斤緼袍一襲而已知縣嘗過道純解傷其布被食啖爲昆弟語錫之金道純不受曰典史法錢已立無所事金且裁

奇羨而納明府金是割名操贏也于義不可當是時  
睿皇帝方誅和珅以六計弊吏治朕飾區霧蒸蒸日上而  
潢池羣盜時屢

宸衷道純以爲此外蠹也不足患患在內蠹內蠹清則外  
蠹自散今羣臣握齕大臣恐歛上蒙

聖主下誤良民民益從賊亂何由豸于是搃擊梁歛慨柱  
石之乏材念

況施之未報聲情激壯祚其座人凡任南樂縣典史五年  
而骯髒之氣終不少衰十年六月有盜入縣避宅武生家

既去知縣聞捕武生以迹盜武生不承控知縣誣良總督  
恭革知縣職道純勃然曰是我去官效死之秋也上疏揭  
總督欺罔數大事凡三千餘言自甘凌遲處死奉

旨交軍機王大臣審問會有言小臣侮上風不可長請遂  
下刑部道純到部抗辯久之認誣蟻

睿皇帝不忍誅發伊犁充當苦差故事伊犁官犯省釋者  
例由刑部令布敘原起謂之簡明事由將軍據之以請道  
純見文中互異且與

上諭歧析律貳端弊在姦吏因條陳刑部書辦竊權巧法

者七事上將軍將軍辭之道純寓書于其子赴京不獲奏  
逾月刑部已自行檢舉矣道純以嘉慶十七年七月八日  
卒于伊犁年六十一十八年正月革職衛千總張超羣攜  
其柩歸葬其先人墓側移其子婦于固始縣撫恤之超羣  
固始人以詐誤發伊犁與道純善

贊曰楊道純質美未學人也遭值

睿皇帝殊恩破格而終不能以自全惜夫夫位卑言高令  
甲所禁道純恃

聖人在上鼓其愚直嘵嘵再三此息夫躬所謂不曉政事

者也

天恩高厚宥其殊死雖唐虞之諫鼓善旌方茲猶爲福矣

名宦楊君傳

今天子卽位之四年河南撫臣以故康熙中固始縣知縣  
楊君汝楫入祀名宦請奉

旨報可惟古者有功德於民與勤事定國捍患禦災同膺  
祭法而今律嚴名實厲瞻徇符例邀

寵俎豆櫞逸尤非常典云君字濟菴奉天蓋平人先世從  
龍入關隸旗籍受

賜玉田定福莊地九百畝君稟嶷姿器深而抱豁幼孤事  
母孝發篋習經史旁及吏條固不達尤精農田水利起家

靈寶縣丞故事縣大細惟令尉少任事假權丞中廁曹主  
曹諾幾如無官君振舉綱理值軍興途出函谷以一掾供  
芻蕘與馬倉猝辦以是得才名邑古宏農地漢唐渠久灌  
公按圖疏浚德盛清猶永清康民五十餘渠不期年驟復  
大吏嘉其能承

聖祖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務治劇者上君名得  
召見賜對授雲南河西令維時逆氛初靖農廢田荒蕪市  
焦噞沸皇不可以日設法招集之具舍宇衣糧存散傷無  
幾時而人忘亡也以憂去服闋補固始北距淮南仰

決西繞澮西北白鷺挾詔虞赴淮西南急流羊行又南于  
安競澮決其他旁支涓流百數十橫織斜穿環國而澤楚  
相薦敷肇創清堪厥後王景劉馥鄧艾所續修者也滄桑  
代變疏淪靡蹟明知縣薛良張梯皆以濟民程費而功終  
不竟君履野而慨然計畫規度開龍潭口截決而東直達  
華家岡灌百餘里復清洩清之下流北灌四十餘里復堪  
鑿金龍口障澮水達園林港五十餘里濬沙溝口分澮水  
達李家底壩四十餘里於是縣東西汪汪汨汨縱溝橫澮  
壤靡不沃矣而詔虞白鷺急流羊行子安諸巨流小史干

工串子諸細流最小陂塘湖港凡百餘處莫不堤濫淤  
尺闊丈壩嚴啟閉而時灌漑富江淮者固始爲稱首焉君  
風采元定神識超然治固始六年先富後教皆從容施舉  
縣舊無書院君始創立延名宿主講選生童之秀者肆習  
其中更建四鄉義學十處自是登甲乙科者相屬也以卓  
薦升知保安州治行舉畿輔第一蓋其政施於所至而無  
不見德也固如此

聖祖知君深將大用以知府引

見叩頭乞京職得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幾引退故所學

惟著於州縣而飲食必祝蒸嘗不倦固之人爲尤誠焉  
贊曰吏治西漢爲盛而循吏傳只文翁朱邑召信臣等六  
人而已趙廣漢之精敏張倣之廉幹尹翁歸之豈弟均不  
與焉誠以制田里廣樹畜敷敎化致治之本在良吏不在  
能吏也楊君之治固始庶幾古循吏之流班孟堅曰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楊君信足當之而無  
忝矣祠凡三處在縣治東偏者官祀之龍潭集分水亭二  
處皆民祀之云

節孝婦弋氏傳

嗟乎節孝豈易言哉

聖天子下令闡幽褒名實表宅里州縣歲進數百牘顧皆非有財力者不得與至若窮巷單門茹荼飲糲甚或絕軀捐胆毅然自適未嘗聞知詩書也未嘗弋譽里閭也而若心危行類非士大夫之所能爲然卒沒無傳焉豈非談者之憾哉蓋余嘗聞也節婦之孝而悲之也節婦者商城人也生數歲失父母哭盲歸何翁爲養媳翁業編竹有子某善病婦盲且幼能得翁意翁憐之逾于子無何翁病不

仁時嘵饑賴婦乞以食每乞歸跪貢翁側撤翁食餘進某  
某或他出則守待不敢先食也翁以此日垂涕曰苦吾盲  
女當是時尙未與某婚也年十六始婚婚八月而寡婦必  
欲身殉執剪刀自抉其喉未殊翁見之號咽顛牀下氣閉  
婦起抱持翁血激翁面呼曰盲女在翁乃蘇鄰人來救者  
皆掩泣婦旣乞眾墓其夫削木爲夫主撤翁食餘以供如  
夫生時供畢然後食念翁病不可已則夜起咬指血誓佛  
終身齋夏裏敗襖棉重累拖行烈日中冬衣麻風雪裂肌  
不顧也曰以乞翁壽翁病篤謁醫醫不治則曰天乎翁不

復活安用盲女爲耶取剪剪胸肉烹之揚其膏和他蔬飲  
翁病頓減逾年又篤封左臂逾年又篤封右臂擇曠野中  
袒臂猛噉之剪脫再噉再剪以故創愈後而兩臂骨露凡  
二十餘年一如新噉者翁後以九十餘終商城人曰婦盲  
而訥行乞無所言問其翁輒流涕囊翁主與夫轉徙常所  
乞家獨居供食去則負之常購翁嗜物偕寘鑼焚諸墓歲  
時不輟人之識與不識者同呼之曰孝盲乾隆五十九年  
婦卒卒之前一月遍告人曰翁遺命開齋吾以有佛誓不  
能今將死矣恐翁以違命怒奈何又曰吾以某月日死諸

善人肯哀憐者尙期有以藏我骨至期果死道光十二年七月余于役商城聞父老鑿鑿言湖婦死四十年矣未幾天子有總坊旌表之詔于是爲之傳以遺商城人

商城縣知縣周仲甫先生墓志銘

仲甫先生嘗問于其門弟子蔣湘南曰天不雨而多風何也湘南對曰蒙微也洪範曰蒙恆風若是也官與民不相親而胥吏蒙之奴僕蒙之戚友蒙之聲色貨利官亦自蒙之蒙之象爲晝晦晦生于風故風者蒙微也少陰并力而乘消息天以風倣乎民父母也先生曰嘻吾其有以祛吾蒙先生名振之字仲甫湖南益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卽用河南知縣先署虞城縣事虞簡邑也濱河而礲賦稅多不給官民交困先生召父老十餘人予食問地方貧苦狀

數十年來所以盛衰者何在今當興何利利興弊伏何以能久無害既得要領次第修舉之坐堂皇終日民來觀者皆招與語其訟者皆直至案前自訴卽日具爾造立決遣之或據單辭斥其矯詐各懾服輸情以去視事一月虞城人謠之曰民情通小周公蓋先生年方三十無鬚民以小周公呼之云逾年實授商城縣虞城民數千走臺省乞留格于令甲不獲許商城居江淮山中產豐民饒魚米竹木藥材之屬皆有落地稅以給官衙而淮北綱鹽又以商爲賜岸出其奇羨佐辦公費故自來居縣者輒豐積其饋遺

亦倍于他縣自道光十年裁綱行票鹽規無所得落地稅  
又爲前令所賣虧庫帑四萬有奇巡撫奏添三萬留一萬  
二千檄後令爲之彌縫先生旣蒞商念法錢不足萬而徒  
冒脂膏名上下肆應勢必竭澤漁或虧庫爲前令續因條  
列其出入不敷狀奏記各大吏刪一切饋遺之禮歲可省  
金萬用蒼頭四人人給月費二千革門包堂規諸名目布  
衣疏食日程月會節度支一歲千金而贏期以十年爲前  
令填庫先生回治商城與虞城異虞民貧而商富不煩官  
爲興利也虞士科第少而商多且多世家大族不煩官爲

設教也鄰皖比楚山徑阻深稂莠錯處不可得究老胥猶  
吏以時簸粃其間教民食于倡賭姦盜儻募道在重法以  
繩之法立則知恩然後可以用吾愛故先生之治商城較  
虞城稍猛烈然其與民相見者如故也商俗多訟每期過百  
牒先生不論告期日出開閣聽之朱書牒尾而令其人自  
拘其所控以故誣告者不敢再見其待理者計鄉亭近遠  
限以日十日內必完兩月後遂無訟者惟與父老談桑麻  
諸生課文字而已凡質訟殺人及盜坐二堂事連婦女亦  
坐二堂否則皆坐大堂其有親屬相爭關霜婦處子例應

對簿者則單騎入其家曰吾父母官也諸皆吾兒女各出見勿避勸而戒之立予判結民不費一錢各歡然曰眞父母麻城羅田民各以事來訟先生慰遣之曰吾河南官不能理湖北事也民怏怏去當是時承平久吏治弛視民事如草訟數月不理一理或數年不結其健者談刑名催科有餘而其養威重嚇民神廟其衙廨則一也笑先生者曰是何爲者瘠身家而餓子孫何樂于居官忌先生者曰太矯情沾一己之清名而壞數十年之腴缺且減大府之供十年不調矣又有代先生慮者曰水至清無魚官至清無

徒胥吏無所取錢何以供役倘有重犯不得而吏胥皆貧困孰爲憂公奏效者而先生不顧也開封知府鄒君鳴鶴曰仲甫以古循吏之法爲今官甚善光州知州周君起濟曰自仲甫爲商城三年商城人無訟于州者其殆無寃民乎先生殊歛然不自足謂湘南曰憶當日祛蒙之言乎上下不閼則情通情通則能用戚友奴僕胥吏而不爲諸人所用此極易之事不知人何以不樂爲之湘南曰愛民易親民難國家法度修明直省大吏皆厲精澄敘州縣無敢顯顯然以貪酷著者然而庸吏多循吏少得親民之道者

尤少惟昔湯文正公之撫江蘇陸清獻公之宰靈璧洞開  
重門百姓直入白事與吾師三人而已先生貌瘠而修目  
有光瞬瞬然四射日理百牘無倦容性不好讀律而折獄  
皆當律意退堂手一編如老學究每行鄉先召儒生考其  
誦讀得失次召耆民老賈談稼穡美惡百貨貴賤及無賴  
苦閭左者已乃見保長雜閭里中事鈞距諸所聞信否各  
登記籍百里外銖兩之姦皆知之道光十五年十七年兩  
爲河南同考官薦佳文不售手之而泣湘南卽十五年省  
試出先生門下者也夙病嘔血又積勞益困道光十九年

七月某日卒年三十有四商城人巷哭野祭羣憇無福而虞城老弱數百人來商城弔有哭死逾日始蘇者嗚乎孰謂民之無良也乎先生無子兄揚之以子某爲先生嗣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晤湘南京師屬以所知者譏次銘幽是時距先生之歿五年餘矣虞商兩縣人請祀名宦業奉旨報可其捕蝗慎獄修溝洫建考棚諸政具見禮部牒中皆不書書其與民相見之心如此銘曰

鸞鳳一言貴于笏排笏于牀漸鬼神清白兩字寶于穀堆穀萬倉羞于孫親民之堂天爰立耳畢眉箕呼瘼急悴輿

之吏天旁求兄蒲弟密三千春秋遺愛今誰歎天年不  
遂悼王渙金岡截業灌潤清丹旐冉冉人存聲桐鄉祠尊  
安陽亭廟食兩地洵無爭嗚乎民心不死公可作庶徵普  
頌時風若

兵部侍郎吳公墓志銘

本朝取士之制專重進士科進士科得人之盛莫如嘉慶四年己未蓋當

睿皇帝親政之初星輝雲爛景運方新而總裁官又爲朱文正公以神化之丹青亭等羣品故能選驥躍龍而取之五十年來所稱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皆輻輳于此榜而吾師吳公美存先生年方二十有一爲此榜最少年入翰林

習

國書文正公尤愛偉之六年散館改主事翌日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修文正公之薦也公諱其彥字美存先  
世由江西遷固始明正統時有諱思名者輸粟賑饑以義  
民族至公之太高祖大朴公天啟二年進士知廬州府禦  
寇贈太僕寺卿高祖德昌曾祖夢巖俱縣諸生祖雲亭公  
諱延瑞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至廣東糧儲道自高祖以  
下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父鑑菴公諱烜乾隆五十一年進士官至

禮部右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妣許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公生有至性讀書穎異年十四補縣學弟子貢十七中乾隆六十年河南鄉試舉人大爲座主襄平蔣礪堂先生所器據文章定福澤特置第十七名以寓傳衣之意蓋襄平鄉舉時名在十七也襄平後大拜門生屬吏遍天下獨于公奇賞不去口嘗語人曰凡爲國家辦大事者皆有福人也及公以四十之年官至少司馬人始服襄平有人倫鑒云公旣受

唐皇帝特達之知爲編修官又兼方略館繪書房

文淵閣校理諸職踵鑑菴公後以史局爲家學詞館榮之  
嗣後每晉一階皆出

特旨二十年春以侍讀學士與工部侍郎顧臯內閣學士  
張麟同修

石渠寶笈亦

特簡也每

召對

天顏溫霽獎其謹慎二十四年秋督順天學請

訓時

上曰汝父在京以汝爲順天學政便予歸省未一月擢兵部右侍郎

諭之曰汝父子同官二品當思爲國報効

聖情肫篤不異家人父子矣公感

睿皇帝知遇之隆以翰林官專司文字無可圖報每于使旌所蒞矢公矢慎務使海無遺珠且以文章觀久福澤預儲爲

國家異日之用凡同考順天鄉試者補典近西鄉試者一湖南鄉試者一所取之士爲中外官皆有名于時洵能傳

朱文正蔣礪堂兩先生之教也先是公父鑑菴公爲順天學政性剛正人畏之如嚴師目爲吳文端公公則休休有容納士子春風中而薰沐之薄技片長獎借無已人樂其寬目爲吳文和公刻劉蕺山人譜分給各茂才以示敦行之鵠一時文風丕變多士鼓舞于不自知焉道光元年鑑菴公卒于京邸明年春公扶柩歸里居里門者兩載值大水漂男女無算公捐貲拯救多所全活已斂者予棺以蓋復置悅生堂于東關以惠窮民之無告者聞倡家有蘇州世族女贖之招其父來爲具奩嫁于土人蓋公之好施出

于天性自其爲翰林時已時時以周急爲務不足則典衣  
佐之又好栽植後進選入家塾督課而獎勵之湘南卽親  
受業于公者也道光三年十月服闋以微疾遽卒年四十  
有五聞之者異聲同歎莫不謂天奪善人之速也公蘊和  
平篤厚之德擅承明著作之才木天起家鄉雲繼武持節  
以導揚

皇化爲職業居鄉以扶樹善類爲事功

聖天子方以公輔待之天下人亦想望風采以爲儀廷之  
鳳然而回溯侍從未親簿書霖雨之施涵而不濶徒令人

致歎于經綸之未竟而已公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卒于道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元配周氏寶雞縣知縣諱賡公女繼配戴氏兵部尙書諱聯奎公女皆

封一品夫人子集禧正二品蔭生刑部山西司主事側室郭安人出女三長適翰林院編修郭道闡次適某久次適某以某年月日葬于固始縣某山之原銘曰

湧曜秉精獄靈育德繼體二勳庭閭是則攬轡皇衢帝心攸屬黑頭稱公蒼生錫福文章報

國霖雨未施儲才備用亦惟

天知天不祚年朝野同歎棣萼方滋佑啟彌健大別巍巍  
淮水孔長靈風不沫以惠梓桑

嘉應州知州知府銜金君墓志銘

廣東嘉應州地瘠而民頑于嶺南最號難治治鮮能當民意者而桐鄉金君獨爲民所稱無異辭道光十五年州人建君生祠祠成設位君始聞懸書嚴誠不可將治以違例罪然後已無何君引疾解組士相與謀于農相與轄于野工商相與告于市詣廨攀留君不許則書君爵氏爲祐送入祠君亦不能禁也蓋其獲于民而淪洽之深固如此君勤慎廉明日坐堂皇釐庶獄案不留牘問民疾苦斟酌休息禮賢興學勸農糴倉諸政皆以實心行之不濟眾不

已歷宰恩平香山高要三縣署澳門同知暨知嘉應州所至民愛所去民思二十餘年如一日尤善緝盜境內外萬伏情弊罔有不燭盜發捕之輒得無賴子弟扞文網者付之法無幾微怨屬吏讞上鏡照著決無所鑿特以性質直與同僚議少可多否事大府不爲唯諾以此難驟遷令恩平日嘗罣吏議奪職雖開復而閒居者六年會有盜魁奉旨逐捕者君立擒之勦其藪獲四十餘人總督奏擢一階任嘉應前後凡八年始以平反巨案加知府銜君自顧亦頽然老矣道光十六年正月病免不名一錢又候代爲寓

公十八年正月丙子以微疾遽卒春秋七十有一嘉應人  
且泣且弔醵金爲塋費諸子以君廉辭不受乃益大治君  
祠四時奉禋祀不絕嗚呼朱邑王奐豈異人者乎桐洛之  
祀其遺愛亦何以尙茲君諱錫鬯字荷穀浙江桐鄉縣人  
先世出漢耗侯曾祖樟康熙庚辰科進士工部都水司主  
事始由桐鄉遷居太倉州祖烈廣東糧驛道父培廣西新  
寧州知州君其長子也新寧公以催徵鹽課不力被劾家  
產悉輸官君南北奔走整館穀蒸蒸色養友于諸昆至老  
無間登嘉慶五年拔萃科中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校錄

會典議敘選知縣簿書之餘勤于著述有古泉述記十二  
卷詩文雜著若干卷淹雅宏通直造古人與君之吏治並  
懋也初婚于嘉定錢氏舅徵君大昭嘗呼爲快婿嘉慶十  
年錢恭人卒生男子子一曰鳳沼廣東鹽運司知事副室  
戚孺人生男子子三女子子一曰濤曰鶴清皆諸生日鵬  
尚幼女字翬秦階道劉君喜海第四子霽采喜海君門人  
著金石苑百卷咸資于君是年五月鳳沼等扶櫬歸十九  
年正月己未日塋墓在吳縣胥臺鄉十三都四圖鹽字圩  
之原與錢恭人同窆銘口

手霖能洋足雲能翔未竟其施而亡嗚呼宜斯民之不忘

王烈婦墓碣

道光十九年二月固始縣人狀王烈婦殉節事于儒學以  
申于大府請

旨旌逾年蔣湘南歸自京師緣縣人之志更爲文以碣諸  
其墓烈婦者馬女也年二十歸同縣王承吉是時承吉試  
童子溺若干學烈婦操女紅佐之膏火之費不以憂翁姑  
間爲姑奶奶說女憲諸書相娛樂其于大義井如也承吉病  
瘵烈婦益操女紅易藥餌漏盡猶聞刀剪聲病亟喜怒或  
失中烈婦婉受之惟恐不石棺也永吉日吾與汝結縭甫

半載今病不起汝其自爲計烈婦曰吾誤矣詩云之死矢  
靡他吾志決矣承吉旣卒殮以衾烈婦剖衾爲兩留其一  
將以自殮示必死絕粒五日氣縷縷若游絲其姑彈之食  
四殉夫與守節孰重季姒今將震幸而男也以嗣汝汝撫  
之成慰汝夫地下孰愈徒死也烈婦聞之勉而起未幾姒  
果生男復殤烈婦呼曰天乎何酷吾夫之甚也旣而念歲  
暮恐益翁姑悲陽爲好容施施如平時新歲母遣其弟來  
迎女謝不往姪再至堅謝不往私語曰吾出此門尙得入  
此門耶家人怪問之輒亂以他語先是家人嚴視烈婦晝

輪守之夜則姑伴之寢烈婦欲自裁無間至是防稍懈烈  
婦乘姑醉徙姑屨他所而潛就牀頭縊姑醒覓婦不得下  
牀不獲屨號家人羣救已無及矣從其志殮以半衾而如  
生烈婦以道光十八年三月某日歸承吉以十九年正月  
二十二日殉去承吉之卒凡四十有二日

書劉松齋先生軼事

今天下士人夫以及蚩氓無不好談劉青天事者事隔三十餘年談者不無傳聞之誤所可據以爲憑者

國史館傳也而姚鼐作方敏怒公傳末云今史館大臣傳

來鈔錄

上諭吏牘謂以避黨讎毀譽之嫌而名臣行蹟遂不得見以此爲私傳之不可廢況松齋先生助名半在軍營其勳撫並用之法洵足爲後世則軍中奏牘之體不能件葉故史館傳中亦不得而詳書余旣爲公作家傳後復

得當時幕中人所紀諸本言公撫賊法甚具因筆而錄之以補傳之未備登州海神獻柱事信而有徵亦並附著庶天下傳者不至久而愈誤云

劉青天之名自公爲縣丞時始及宰南充縣而名已徧川中矣嘉慶元年達州東鄉妖賊起總督檄公從軍理糧餉公見官兵屢避賊乃募鄉勇五百四十人自成一隊賊素易官兵每戰尾而笑置之及遇公輒敗再戰再敗賊首羅其清冉文儔頗怪異之曰此誰何竟不畏死者公覲賊出掠直衝其巢斬首千餘級賊退守方山坪坪高萬仞難仰

攻賊又下木石雷轉公思出奇計遣探兵袁華謀其山後  
華被獲告賊曰我劉青天所使也賊始知死戰者爲劉青  
天因以禮待華曰藉汝報劉青天伊愛民清官我等不忍  
與戰但事須面稟請伊明日來坪上公次日率羅思舉赴  
坪賊聲噠隊接跪供酒食無敢立語者公勸之降賊曰茲  
事體大恐非爺所能主公慷慨自任賊許以三日復命公  
乃與思舉返而東鄉已於是日爲王三槐所破殺都統佛  
住羅冉二賊爲三槐要不果降此公第一次招撫余於道  
光初晤羅公於京師聞其親述者如此後見唐永勤所紀

本與羅說合而近人書有謂羅其清舊受公恩且謂公拔營宵遁賊遣百餘騎槊而追思舉者皆誤也

公怒羅冉二賊之背約也必欲生擒之以思舉知方山坪  
徑令率前鋒搗賊巢而賊已先下令曰吾負劉青天此後  
遇劉青天不可戰以故望見公旗輒避去公屢逐不獲因  
回攻徐天德天德王三槐黨也陷東鄉後三槐出掠以天  
德守豐城寨時東鄉無官總督令公攝縣事公與羅思舉  
火藥攜入賊巢深處散線草木間而白揀大樹蔽其杪候  
賊息熟之公伏山下望火鼓而大譟賊驚起不知所爲奪

路自相殺踣崖死者無算天明公登山已無一賊覓思舉  
不知所往思舉實酣眠樹上久之始徐徐下

白號賊目王學禮乃賊首徐天德之舅也公設伏擒之將  
因學禮以繩天德學禮亦言諸賊皆可降公請於總督率  
學禮詣徐天德壘並詣冷天祿王三槐王作經孫士鳳各  
壘嘉慶二年四月十六日也諸賊鳴礮出接供酒食公宣  
示招撫賊唯唯旣而曰爺雖能作主我等仍要親見大帥  
公許之約以十八日到大營是夕公宿賊帳中諸賊首以  
次擊刁斗衛公次日歸十八日王三槐等八人至紅豆梁

遲疑不敢前公馳往迎之總督不見川東道李憲儀見之  
犒以牛酒令繳其兵入賊叩頭期三日畢繳臨行憲儀曰  
汝等俱免死宜推擇同夥者預備正法諸賊出咋舌曰劉  
青天不能作主我等投誠無望也公知憲儀失言賊必中  
變令將雙廟場戰馬匿他處並設伏以待憲儀不可公更  
遣募友劉星渠往諭之賊已出五千人乘夜來刦馬幸馬  
已匿僅焚場而去

王三槐等之初降也本信公許以不死及聞李道有預備  
正法之語而後意變然終不以公爲欺故各賊相約不與

劉青天戰大帥因令各路兵皆張公旗公亦卸糧務專領鄉勇勦賊賊被各路兵追急亦往往反讐與公值無不敗者公率鄉勇士餘人勇首桂涵李子青麻鵝子等尤驍雄殺賊最惡賊於石壁上粉書大字曰劉青天劉青天與你無讐又無冤不識時務將我趕我若擎住你叫你喊皇天公見而駐營卽隻身造賊壘傳語曰劉青天來賊開壘跪接仍不敢害公王三槐感公誠所以有第二次之降王三槐旣被擒其黨牛歸冷天祿牛歸徐天德故川賊以冷徐爲最悍而川東川西川北羣賊蠻起狡而善謀者惟

冉天元數敗諸大帥公與之戰於渠縣大敗之追至淨邊寺中伏兵四起公單騎走賊首大呼曰生擒劉青天者賞賊眾不敢施銃礮公因得脫還

川賊之起也巴州東鄉達州通江南江諸處習邪教者尤眾然有子習教而父不習者有兄習教而弟不習者故賊雖矢竄往來而經過桑梓無不歸問家事公訪知其情因往營要害夜勦晝撫凡著名之賊有父兄弟在家者遺人厚結之賊有投誠意則潛令圖其賊首苟文耀之戕苟文明鮮文炳楊似山之殺鮮大川皆公謀也立大旗上書

皇恩浩蕩投誠免死八字令人持至賊寨前勸之復令降  
賊射書與所親曰現在劉青天辦理招撫我等已冠帶榮  
身爾等休執迷不悟空遭誅戮後悔何及賊中轉相告語  
無戰心公率鄉勇乘夜攻之遂以次瓦解

辭大川巴州人爲藍號賊首頗知兵法前隊回首後隊刃  
之官兵畏其死戰不敢敵其羣從鮮文炳鮮路保汲僞先  
鋒楊似山皆勇而有謀公至巴州與知州田文煦密議厚  
恤鮮文炳楊似山家兩人感公恩願效死公令文炳說大  
川降如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文炳乘間言大川大川果疑

文炳招楊似山入帳議殺文炳似山遂斬大川首付文炳  
提潛山洞而卒所親與羣賊戰鮮路保報公公統鄉勇援  
似山別令王茂才等接文炳巴州之賊從此遂盡公獻大  
川首於將軍德楞泰將軍賞驟二疋而未入奏公欲官楊  
似山亦未能似山願從公勦賊登先陷陣如楊再興之從  
岳武穆也次年三月戰於廣元之三家壩中礮死

公所降共二萬七千餘人其有業者遣歸田里無業者令  
爲鄉勇有業而願從軍者亦登鄉勇籍後立功有名者苟  
崇勛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玉趙文相皆僞元帥也張登

岸張登貴何成龍輩貴孔傳世李世壽王敦忠傅敏德鮮  
其壽郭成盛皆僞總兵也伍玉龍羅萃然張儒萬張陽吳  
青陽何悠然邱高金言朗司家忠樊國壽蘇登科牛永大  
苟新兒皆僞參將都司也凡三十餘人皆賞戴藍翎苟崇  
勛卽苟文通某大帥奏稱臨陣殲斃者其實非也投降後  
公爲易名日能新屢立奇功又易名日崇勛

嘉慶六年大功將竣公奉大府檄凡投降之賊不宜再留  
營致濫軍需公念諸賊田廬已焚蕩無散之勢必復爲賊  
將蔓延益不可治因不領餉而自犒之所到處富戶商人

有可貸者皆給以券諭帖一至百餘里慨然響應以故事  
平後公之逋負不下十萬

嘉慶八年撤鄉勇之令既下公所率尙一千二百餘名皆  
降賊經百戰者也其中桀鰲無歸者潛萌異志天陰道渾  
藍翎弁海察督促過急八月十六日鬪於南江縣之長江  
場戕海察叛去者五百餘人公方飯於廢寺中聞之召未  
去之七百人立而諭之眾跪泣曰從大人血戰數年恩如  
父子一旦捨去殊不忍言已放聲哭公亦泣下曰此

國家功令非我甘捨汝等汝等歸爲良民勝如從我也幕

友唐永勤飛騎追二十餘里招五百人還公一一安慰之  
住三日從容遣散公幕中多奇士劉星渠唐永勤其最著  
者

公之莅登州鎮也以蓬萊閣爲防海要地自宋代以來久  
廢不修倡議修之所屬紳民各踴躍醵金三萬餘時但爲  
蓬萊閣未及大成殿也需巨柱四不時得將遣人浮海購  
諸關東黃縣有富人丁樹蘭者家治屋取大木於勞山召  
工師卽山成之候海潮至由海而轉於黃忽海風大作漂  
其五入登登人歡呼以聞公量其周徑惟一柱不合然不

知爲誰家物也公令張示傳知失柱家予以值逾日下樹  
蘭至不受值而蠲其柱於是用四留一以待他用閭工旣  
竣贏金萬遂議新大成殿殿折而一柱朽折其丈尺正合  
所留之柱遠近因喧傳以爲海神獻柱云

書劉天保

劉天保河南睢州人也幼無賴習奔命法能閉氣行四十里始一喘兩隨其後不能及年二十販鹽山東界上與羣梟鬥解其魁一臂肩之行梟夥期復仇天保應期獨身往羣梟怪之拔刀出天保笑曰餓矣速具酒肉飽乃公解衣盤礴連盡數巨碗一人刃舉大轡咤曰吞天保張口從刀尖上吞肉大嚼羣梟愕眙相率推排拜庭中請長其羣曰今日乃服公天保笑而起久之折節讀書應童子試督學使者疑其文擯之天保怒投牒試弓馬遂入武庠河南巡

撫楊公國楨聞其名招置麾下爲材官連擒巨盜撤千里  
桴鼓累功至光州營都司道光二十一年英夷陷寧波天  
保慨然思一當大敵會兩江總督牛鑑檄天保守上海而  
揚威將軍奕經亦奏調天保赴浙天保至浙見官兵不可  
用白幕府請回光州募健兒五百人異軍特起當是時天  
保氣銳甚思生擒渠酋俾之返侵地自贖奏而赦之沿海  
可保無事若徒爲寧波驅除非永靖海疆計也吳祥爲寧  
波語詔門者入寧波裴小狗夜半躍城入與祥會留三日  
畫圖條列賊守狀取鼓樓上夷字書還以爲左驗小狗者

息縣猾賊吳祥者固始自役皆天保所遣也于是天保上  
狀將軍請爲前鋒取寧波而將軍已于十月中潛結陸心  
蘭心蘭本倡家受英夷官將軍亦賞心蘭花翎五品銜約  
夜半舉火獻城又用術者言須五虎以次年正月二十八  
日始進兵五虎者年月日辰皆寅領兵官亦寅命也軍中  
惟段帥永福寅命故以寧波委段帥而令天保與山東都  
司叢某取鎮海期久謀洩心蘭以情輸賊賊使心蘭紿將  
軍不可舉砲將軍乃下令人攜刀繩各一有攜火器者按  
軍法以故軍覆段永福與三百人免還而天保隔六十里

未之知天保所將鄉兵皆舊稔子中奇材劍客也練火器  
昇擡砲四十鳥銃百疋某以將軍令難之天保不得已置  
鎮海西十里廟中夜半抵西關候至黎明無火裴小狗登  
城瞰城內列銃如林喊曰鬼子有備語未絕而火銃及小  
狗跳免山東鄉兵遁天保令縛大石二千斤三百人舉之  
撞門門破而火銃排出天保率眾匿兩廂簷下相持未決  
趣使二百人取擡砲賊忽啟南門出數百人自西關外夾  
攻之天保與眾登屋走至駱駝橋火器亦至列陣再戰追  
賊至城下人少不敢攻旋聞寧波敗信還是將軍以敗

賊入奏而令天保屯慈谿與參贊爲犄角參贊以非戰期  
火藥不時發無何賊大至天保飛騎告藥置身發砲擊賊  
賊至山下有死者不敢上天保亦不敢連擊擣拒間飛騎  
還曰參贊全軍去矣眾遂潰二月初四日也天保嘗言賊  
大砲無准不足畏足畏者連環排鎗也然鎗五發必熱須  
冷再用而五百人故善避鎗望烟則伏聞響則起無一傷  
者天保好讀書終日靜坐長鬚偉然下筆灑灑數千言立  
就待士卒如子弟人樂爲死嘗從余問漢書十志三誦無  
不熟者其論將貴臍曰膽出于識識出于學不讀書惡得

爲名將哉升參將病免卒不獲一效以道光二十四年卒于家余訪其月日不詳軼事尙多因據所知者書之俟得其狀再補爲傳

書獲劉之協事

渾子居之書獲劉之協也蓋聞諸廖某之飾詞也道光十七年余過寶豐之翟家集聞土人言之協事甚詳抵魯山晤冀大榮更悉其原委遂書以正之云翟家集在寶豐西南與魯山葉郊三境接環山障河地僻而民雜劉之協舊傳教處也集有李氏族最大屠伯李杰尤凶狡術馭諸無賴之協主其家杰師事之跪香領咒歛遠近愚民錢杰遂以富乾隆五十九年陝西賊起之協方以訟事轟扶溝聞之知事連擢捕乘夜走翟家集匿于杰冀大榮者杰家傭

鄉縣人也事之協尤謹之協錄爲弟子每出以大榮御車  
久之四川湖北賊皆起官軍羽檄捕之協道路設卡畫之  
協形狀大索之協乃蹶杰稱天王聚眾二千人殺人祭旗  
掠近村以給食都司楊景芬率兵至之協思遁去告杰曰  
此間人少不足以成大事吾將往襄陽招大夥子汝神書調  
天兵十萬殲官兵之協旣行大榮爲御渡河登山俯視笑  
曰一窩沒頭鬼也大榮驚問何謂也之協曰若輩無噍類  
矣大榮曰不有天兵乎曰誑也吾憫汝勤攜汝同逃其秘  
之勿爲遷者獲大榮志甚私念數千家習教皆爲富貴鬼

劫不謂被給喪刀下奈何又念官之捕之協者相望于道  
一旦就擒已且不免何如因而獻之以贖罪因僞爲感激  
狀媚之協之協愈喜次日入葉境有官榜道設候騎大榮  
下車觀之當是時大榮將鳴諸官捉之協甚易易也伍伯  
怒大榮無狀鞭錐交下遂避走歎曰此官人福薄故辱我  
入葉縣城之協問曰此何地曰葉縣之協驚曰吾忌葉故  
不交葉姓今奈何入葉縣大榮不應安置之協于茶肆而  
往尋中表朱中林中林本營兵聞大榮言以告千總某不  
知所爲知縣廖寅謁郡未歸乃告公子某某飯千總而私

七經樓文鈔

卷五

豐

至茶肆縛之大槩爲證一訊而那大槩以功賞把總銜後  
官魯山縣千總

書滑縣平賊事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月有星孛於天市垣犯紫微流至河鼓凡半年而後沒逾二年癸酉九月十五日逆賊天理教大頭目林清犯

闕伏誅而河南逆賊大頭目李文成牛亮臣等於九月初六日先反陷滑縣李文成者滑縣木工人所稱李四木匠也粗詐粗知壬遁術從安陽人梁建中習天理教牛亮臣者庫吏以枉法逃之保定匿名傭保間師事林清告清曰滑有李文成者異人也欲圖大事不可不結之清乃因充

臣而通於文成當是時直隸山東河南奸民結死黨有虎尾鞭義和拳金鐘罩諸名其最大者曰龍華會傳自京南人顧文升轉授單縣劉林而林清自言爲劉林後身分青紅白三色曰三陽教又分八卦曰八卦教又改龍華爲天理總名曰天理教每晨起拜日持誦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訣以脫刀兵水火愚民信之轉相煽惑共出錢津貼卦主曰種福錢蔓延三省眾至十餘萬文成旣識林清聞清言建中教僞乃奪建中家經卷而自稱卦主又聞童謡曰遍地開紅花只怕鹽霜打因自號鹽霜十八子十六年

三月文成大會林清於道口謀舉大事清反京畿文成反河南馮克善反山東清告眾曰李文成卽明朝李自成也是爲天王于克敬爲地王馮學禮爲人王凡八卦皆屬三人總管於是離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劉宗順震卦王宋克俊乾卦王壽光德坤卦王馮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兌卦王劉國明坎卦王尹振等歃血而盟以民間相傳有二八秋之謠遂定於十八年閏八月十五日同起謂之明道而不知是年不值閏閏在十九年二月也次夕彗星見文成指示眾曰天象如此吾事其濟矣十八年八月文成聚眾於

牛市屯造器械老岸司巡檢劉斌偵知之以告知縣強克捷密聞於衛輝府知府郎錦麒詣調兵爲備知府不應且戒勿張皇喜事旣而告變者踵至克善兄舉人馮克功亦出首克善遁九月初三日克捷率吏胥突入文成家掩捕文成亮臣等十餘人嚴詰謀叛狀皆具服斷文成脛鐲之獄賊黨朱元成于克敬馮學禮及文成甥徐四等共議事已破不及待十五期遂於初六日五鼓攻城入縣解屠之更役德克捷者縋克捷城下克捷子身走封邱後自縊於封邱解文成旣出獄自稱大明天順李真主牛亮臣爲宰

相宋元成爲元帥秦學曾爲先鋒八卦首王次伯以道口  
爲縣城犄角分屯賊眾於桃源四間房東湖南湖留固集  
八里營潘張村諸處而直隸之開州長垣山東之金鄉定  
陶曹縣夥賊麻起戕官陷城與文成爲響應初賊造白洋  
刦之謠山西洋頭河南洋腹山東洋尾至是山西賊未起  
地王干克敬獻三佛應刦書於文成以天盤地盤人盤爲  
三佛分屬之文成林清馮克善又有仙盤屬之牛亮臣亮  
臣戴道冠披八卦衣登城指揮建白旗大書掌理天盤八  
卦開法後天祖師林門大弟子牛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

台斐音聞變馳至衛輝值賊攻濬縣急遣總兵色克通阿  
救濬敗賊石羊村十七日參將張拱辰陳弼復敗賊濬縣  
城外濬圍解河南巡撫高杞至直隸總督溫承惠轉戰而  
南皆以兵力未集持重不遽進

上命直隸提督馬瑜固原提督楊遇春馳赴會勦旣又  
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

欽差大臣總統軍務節制諸大將帶陝甘兩省兵並所請  
總兵馬元特依順保遊擊楊連仲丁永安等皆隨往於是  
工部侍郎護軍統領慶祥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桑吉斯塔

爾長慶積德領健銳火器營兵首聽彥成節制是時高杞  
駐瀋縣已十餘日未與賊戰亦未知賊虛實也十月初五  
日楊遇春至率親兵八十人闖入道口大呼突擊賊數千  
人皆辟易追之出街外擒斬二百餘級復衝街回數親兵  
少二人大怒率兵再入殺賊數十奪二屍還初八日那彥  
成至衛閹兵一萬四千有奇少之又奉

旨降溫承惠五品銜辦理糧餉而撤馬瑜往開州于是請  
增山西甘肅黑龍江索倫諸兵

上怒其畏葸

傳旨申飭二十一日再奉

硃諭切責而遇春已於十九日有新鎮丁樂集之捷矣時  
賊眾在道口左近之新鎮丁樂集墨子村周譚村羅家砦  
諸處哨聚或一二千人或三四千人東焚西掠以圖牽制  
官兵遇春奪新鎮駐之令遊擊呂大偉馬光宇守備俞振  
海率兵勇四捕進至丁樂集大破之賊被創忿甚傾巢出  
道口分東西兩路直撲遇春營遇春念道口距滑縣八里  
城內之賊必出援率馬兵抄出其後令格布舍特依順保  
富僧德馬元等分路迎敵慶祥領京兵在南彥成率固精

張大振在西先以馬隊突其前繼用步隊蹴其後富僧德  
特依順保更縱馬隊橫衝其中賊截爲數段遇春阻其歸  
路殺賊一千四百二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人賊魁馮克  
善躍馬大呼左右冲擊諸將不能禦遇春親敵之大戰良  
久克善始敗克善驍勇精拳技賊中畏之初欲據德州異  
軍特起後歸文成非其志也至是獨騎白馬持大刀乘滑  
奔山東去賊兌宮伯徐安國固守道口四圍掘深溝復搭  
浮橋于聶渡彥成高杞夾擊之安國復大敗二十七日官  
軍分七路攻道口彥成由西路高杞由北路遇春由南路

總兵音登額伏大礮于對岸之小河所慶祥格布舍從右入富僧德特依順保桑吉斯塔爾從左入馬元徐鋗張大振從中入馬光宇呂大俸徑搗滑縣遇春匹馬先馳賊望之披靡曰鬚將軍來城內救援之賊亦奔知縣孟昭瞻率鄉兵焚滑縣南關立良民旗投出老弱男女九千餘人道口賊穴一戰而清奏入奉

旨以玉蝶烟壺荷包等分賞那彥成高杞楊遇春三人其餘文武皆升賞滑縣古滑臺地城周圍石築九里三分餘北門外葦塘汎洳寬數里無列營所賊旣盡屯城中併命

防守而桃源留固集八里營諸賊時來嫩之城中賊時出應之以故賊力雖不支而官兵之攻之者亦不易無何李文成乘間逸出彥成遇春以圍未合不及覺十一月初十日吉林黑龍江兵到聞東明縣境有賊遂令楊芳特依順保率綠營兵德寧阿色爾滾率吉林黑龍江兵分兩路逐之不知其卽文成也文成初據滑縣張甚樹大纛羽帳傳呼之聲聞數里以徐安國失道口宜斬爲牛亮臣勸止俾立功自贖僞南湖將軍劉國明夜從北門入見文成曰事急矣坐困孤城無益也請速出往山東就朱成貴文成與

國明潰圍出十一月初一日也住南湖二日聞長垣各路  
堵截嚴不可東乃由封邱延津陽武諸境擄掠而西文成  
兩腿既廢不便走馬坐輕車羣賊呂均台王學義羅國旺  
王金斗宋克俊等護之招呼沿途未遇之賊四千餘人奔  
太行山棄車臥篋籬中諸賊昇之破司寨因其險固以爲  
巢出賊二千人掠臨淇鎮聞前有官兵乃折回楊芳之逐  
文成也探聞止二百餘賊遂率三百人第日夜力追之  
至輝縣之侯兆川突與賊遇賊實二千人也芳以兵少且  
疲不敢戰南趨林麓中賊乘之三百人潰芳與二十人冲

圍出久之卒稍稍集僅七十二人營于空村決澗放水環  
村如濠飛檄益請兵逾五日始至芳鬚髮一夕盡白於是  
設伏于白土岡而令蘇倫保齊慎等赴司寨誘敵賊數千  
人爭出蘇倫保等退引賊入伏楊芳特依順保率步隊德  
寧阿色爾滾率馬隊截之蘇倫保等回攻賊奔山梁發摺  
石侍衛伊爾阿扎蘭保等督大隊升自山後殺賊二千四  
五百人生擒二百餘人逃歸司寨者不滿百人官兵追至  
司寨日已暮次日平明攻之午後寨牆毀一擁而登賊短  
兵巷戰官兵縱火焚樓樓上突出一賊自稱劉國明揮刀

連傷二兵中鎗斃李文成死火中出其尸梟首傳示直隸  
山東諸縣自是西北數千里人心鎮定滑縣計日可破矣  
官兵之攻滑城也立礮臺用大礮擊之又令趨捷者持擋  
牌木斗拆其城磚賊眾鳴金呼號矢石下如雨牌斗俱碎  
楊芳因獻地雷計地雷者掘地道實藥其中發而轟之也  
格布舍萬彪掘東門楊芳桑吉斯塔爾掘西南角賊拋巨  
石力陷千總任起鳳等十餘人皆死李文成妻張氏又潛  
出燒燬臺劫營無夜不擾如是者一月有餘十二月初九  
日廷寄有圍攻滑縣將及四旬尙未攻克之

諭十二日復有盼望捷音日深焦灼之

論而彥成已于初十日克復滑城自西南城角地道打陷後楊芳更穿之越其城根遇春親督何占鰲朱保掘西門地道均于初九日竣初十日平明諸將齊攻五門賊方死拒聞地雷猝發南城裂二十餘丈磚石亂飛楊芳哭火登西門地雷亦發斃賊各無算逃出者伏兵生捉共計殲一萬五六千賊匿樓房者火之兩日始盡獲牛亮臣徐安國于地窖中解京磔死李文成妻張氏血戰力竭自縊幼女十二歲亦自刎生擒王道隆及羣賊三千餘人投出難民

二萬一千滑縣之賊于是盡平夫自李文成勾結林清震  
驚

官關屠毒生靈河朔數百里是處驛騷

皇上命將出師未及十旬兇渠全獲餘孽蕩除雖

宵旰憂勞

嚴旨屢下而虜功之奏自用兵以來未有速于此役者也

是日由六百里加驥馳奏

天顏大悅加那彥成太子太保銜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  
男諸將自楊芳以下賞賚有差兵丁給一月糧其滑縣死

事最慘者強克捷之子婦徐氏罵賊爲賊繆割

賜謚節烈贈恭人建坊旌表克捷以先事敗謀有社稷功  
特賜知府銜謚忠烈

命韓城及滑皆立祠幕中死事者祔焉凡三十餘人並

賜其長子四品世襲次子舉人敎諭呂秉鈞老岸司巡檢

劉斌照知縣例

賜卹典史陳寶助把總戚明揚照原官

賜卹而賊目秦學曾于司寨被獲後供吐賊情不敢隱奉  
旨發往新疆給額魯特爲奴凡直隸山東河南賊免死者

此一人

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河決祥符縣下汎三十一堡  
之張家灣破護城隄圍城水與城幾平凡八閱月城牆蟄  
陷數十次署開封府知府鄒鳴鶴設法捍之僅而得免凡  
用帑金百八十萬賑恤之費又九十餘萬張家灣在汎梁  
正北十五里下南廳所轄地也先是廳官高步月以隄單  
薄久不治難禦盛漲請于開歸陳許道估工需金二千七  
百有奇道不可蓋以河身去隄十餘里非異常大水不卽  
溢隄而河工舊習每于無工處虛報新工爲他處度支地

道思杜其弊故不許也步月憇于大府業許發帑既而復中止束手待潰而已此失事之由也張家灣之隄雖爲漫水所破其大溜尚在正河並未南掣也巡撫于十六日聞信卽馳至則物料不具俄聞漫水已抵城遂于十九日乘小舟回汎候補知縣某守護城隄亦有漫口集民夫繕之水可不入需金一千五百金在司庫不時發民夫一閏散至二十四日大溜全移而城遂在巨浸中大梁城處下濕四野積風沙如瞰釜底又建自康熙中幾二百年剝落推裂不勝數十七日水至官民大譁五門齊閉南門爲回

淄所冲水傾門入府縣官皆病不出水灌五晝夜城內低處盡滿形如巨湖紳士等出貲募人竭一日之力然後閉而宋門旁有出水暗洞至是進水屢堵屢滲費棉被棉衣布袋磚包以數十萬計城外民溺死無算其奔入城者男女俱棲城上城內民舍被淹男女亦登城大雨益傾連日夜不絕號哭之聲聞數十里齊喊于巡撫問府縣官何往時候補知府鄒鳴鵠自三十一堡歸總登城巡撫遂令署開封府事是六月之二十一日也鄒君下令購草席鋪飪散給城上饑民更造巨筏載餓糧分出濟渡凡城外高阜

及棲樹者無不救二十四日鄒君偕河營叅將尤某乘大  
舟載錢三千貫以小舟載文武官及河兵往三十一堡將  
相度漫口備料塞之行數里巨浪排山而來中有人形突  
起高二丈許伸兩巨手擺泥沙戰戰而倒如是者數十處  
舟人驚駭大呼水怪至或曰此名夜叉往時黃河中曾有  
之鄒君凝視良久曰非怪也水力激地沙土掀起射空中  
如有物形起滅漫水中何以有此必大溜已全奪也未幾  
有小舟駛至果報奪溜者鄒君遂命舟回嗚乎天心仁愛  
自十六日潰隄至此已九日而大溜始移此九日中在事

文武無有議及于塞漫口者使巡撫不先歸或河督親臨  
塢流則大溜順軌城外之水自可疏消何至漂十許州縣  
且壞大梁城哉人謀不臧孰謂天降威乎當是時水聲如  
雷浮天而下城上人相顧失色護城隄內有孫李唐庄遏  
之分爲三條一條正南去由蘇村缺口而出一條斜趨東  
南分溜抵東城下一條直射西門事起倉猝萬難措手巡  
撫乃奏設宣防局以司道首府領之遴各官分司儲峙募  
大小船百餘隻濟渡災民運食用諸物進城飛調河營兵  
將到城修守繩以軍興法城內所有者磚也購磚拋垣坡

以護城根築挑水大壩三寬長各數十丈置磨盤雞嘴等  
壩于挑水壩上下築方成而大溜至三壩俱拆更拆城上  
女牆以應猝需挑溜外移西城稍稍穩定而大溜復趨北  
門之東城角削砲臺三處乃作護城大壩兩道加土硪更  
從東門拋磚與東北角連綿不絕隣拋隨墊各官紳奔命  
不暇又自立秋後每日輒長水六七尺至丈餘不等天雲  
陰慘大雨滂沱城內溝塘盡溢街市成渠城上人上淋下  
潦咸胼胝于泥淖中而大溜益厲磚質輕浮不可禦計無  
復之遂搜大石數千盤迎溜強壓黃蛇時時出見民間羣

呼栗大王至黃蛇者浮尼之類黃河中水怪也每河決則出俗稱爲河神其形與常蛇等而金色方頭見人不避人以磁盤祝之登則登蟠踞盤心而昂其首官則以冠承之供于大王廟演劇下拜其去也不知何時亦有斃死盤中者洵不測其爲何物也時有一蛇見盤不卽登眾以各河水封號祝之仍不登或有呼之爲栗大王者應聲而登于是喧傳河督栗毓美已爲河神云是時城外村庄盡化沙蟲其露處城上者官爲擇澗地賑之城內人多糧少斗米三千錢馬草一斤錢亦數百因檄就近之朱仙鎮運糧接

濟而遠府州縣亦飛檄告饑未幾孫李唐庄被冲去三條  
歸一直注城西北角城根傍坼拋磚壓石均不能勝不得  
已以用磚用石之法改爲沿城廂埽巡撫作文自懺跪而  
禱之繹以大哭澗勢忽分爲兩離去城根五六丈城得以  
完逾日大澗又至城間段脫卻或六七丈或十餘丈而十  
三砲臺迤下竟蟄三十餘丈須臾即可進水官民向空羅  
拜哀求天救忽有料船兩隻自北飛渡兵夫奮勇以軟廂  
法進占城得無虞此于刻刻危險中尤爲危險之至者磚  
石銅瓦俱罄而竟于絕處逢生非天心仁愛何以得此大

溜上提下坐初無一定溜去則人慶更生溜至則人懼垂死河兵曹文清宋奉臣皆以搶埽淪沒此在七八月間全溜冲城險迫萬分之狀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時河督文冲以城已殘破無庸防守奏請遷徙他所

廷寄河南巡撫牛鑑妥議巡撫奏以遷徙礙難不如防守爲要

欽差大臣王鼎到汎規度可否各紳士公議不可遷徙之處有察形勢量經費度營制便闡場勸捐輸體民心六條鄒君則謂遷固大難守亦不易遷則費繁事棘其勢萬不

能行守則復業安民其事亦須力辦遂上修城垣浚城濠築護隄開舊惠濟河四條皆善後之事

欽差大臣采取入奏遂專主防守矣自沿城廂埽以後城身雖不再陷然埽段坐蟄可危城根浸淫日久愈覺岌岌過霜降水勢稍緩而散溜逼近埽前總不離西北城左右久之水落停淤浮橋通路闔城始有生望焉伏惟我

皇上蒼痍在抱至仁如天不惜數百萬帑金全活數百萬民命撫恤加賑至再至三官僚士庶罔不以手加額共頌生成直至明年二月河復故道善後事宜次第興舉民氣

熙熙遂忘其災嗚乎非

湛恩汪濊浹髓渝肌而能如是乎考張家灣爲前後要工之地萬秆四十三年河決張家灣破護城堤而入陳留其時未圍城也其圍城者洪武三十年河決城三面受水永樂八年河決壞城二百餘丈天順五年河決先破土城後破磚城至崇禎十五年河決則全城淪沒矣自古史策所書大水之患未有圍城至八閱月之久而涓滴不入如此番之事出望外者雖曰人力所湊備極艱難要非天心仁愛不欲以城爲魚斷不能徼幸至此

欽差大臣奏明失事之地爲下南廳所轄奏

旨將高步月枷號一月發往新疆開歸陳許道開封府知府祥符縣知縣俱革職巡撫半鑑以保障全城爲

皇上所倚重

特簡江南總督于八月中升任以去新巡撫鄂順安接辦其事其遴才庀料應變惟心則署開封府知府鄒鳴鶴一人主之